

主耶穌說祂留下平安給我們，
一路以來我不曾鬆脫祂的手，終於嘗到回甘的滋味……

文／後埔教會 林孟穎

主恩的滋味



哈利路亞，主耶穌聖名作見證：

雖然我自幼就認識了主耶穌，也曾擔任宗教教育老師，參與聖工事奉，成長的歲月更不乏多次領受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但我始終是一個「風聞有祢」的基督徒，直到2016年3月11日，當在醫院工作的外子，宣布我罹患乳癌的那一刻，我終能體會親眼見祢的真正意涵。

2015年初，開始感覺左側乳房偶有腫脹感，就醫檢查並未發現硬塊組織；連續追蹤一年後，於左側乳房靠近腋下處，發現一個非常細微的小點，切片檢查確定有癌細胞，便決定進行乳房切除手術。由於淋巴系統是腫瘤細胞轉移的路徑之一，因此手術前需要先標記前哨淋巴結的位置，若是該淋巴結已經遭到癌細胞侵襲，就要連同腋下的淋巴一起清除。定位的方式，是將藍色追蹤劑從乳暈周圍進行皮下注射。醫護人員解說過程時，提到人的痛覺各有不同，唯獨這個注射是「十分痛」！這三個字著實令人驚恐，眼看針管已經逼近，我在心裡卯起來迫切禱告。

感謝主，這針扎下去頂多「五分痛」，果然如大衛所說，嘗過主恩的滋味之後，就會知道這個滋味是美善的，在他人眼中或許是我痛覺不靈敏，但我知道這是「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」。手術傷口約20公分，癌細胞範圍直徑5.5公分，16顆淋巴結驗出癌細胞，醫學上定義為乳癌第三期，但手術非常順利，失血量僅7c.c.，隔天就能下床自由活動。接著進行化學治療，藥效的確非常迅速，第一次化療沒多久，馬上就變成一顆光頭；另一種常見的副作用是噁心想吐，醫師還特別囑咐我趁有胃口時盡量吃。我非常遵守醫囑地盡量吃，只是我胃口如常，幾乎沒有食欲不振，讓我從5字頭的體重上升至N字頭。

化療之後是放射線治療，這是一個非常孤獨的旅程：必須一個人靜靜地、無法放鬆地、肢幹麻木地，躺在狹小幽閉的治療艙內約40分鐘。最初的5分鐘在10遍禱告文的陪伴下很快就過去了，但剩下的時間非常難熬，於是我開始在心中哼唱讚美詩。記得歌詞也好，記得旋律也罷，唱到168首「精兵前進」就越唱越有鬥志。我知道魔鬼很不爽，希望我埋怨、放棄、失去信心，但我偏偏就要高舉旌旗，信心剛健勝了又要勝：乳房切除了沒關係，還有裡面的心跳可以嘗到主恩的滋味；頭髮脫落也無妨，還有底下的大腦可以咀嚼神所賜的安慰，並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。

2018年3月，外子在一次例行性的健康檢查中，發現右側肺部底有一個腫瘤，對照2010年外子猛爆性肝炎評估肝臟移植時所照的影像，發現這個腫瘤有長大的跡象。很多東西長大原是好的，例如我們的信心長大、智慧長大、體力長大，但腫瘤長大就不太理想，因此決定安排手術直接切除；雖然我潛意識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但小信的我還是感到很傷心。

手術前一刻，外子告訴我這個手術大約半小時就會結束，過程中會先切片化驗，如果是惡性腫瘤，手術結束後就會有二個巨大的胸腔引流筒，如果沒有引流筒，就表示是良性的腫瘤。當時兒子已經在美國就學，為了不讓長輩們擔心，這個手術只有我們夫妻知道。半小時很快就過去了，我坐在等候區一直沒有聽到醫師叫我去聽病情解說。一個小時過去了，我開始忐忑，跑去看牆壁的螢幕，顯示還在手術中。二個小時也過去了，

雖然不住禱告，仍難掩心中的焦躁，好像踏出船身的彼得，因為害怕而開始往下沉。眼看三個小時就要過去了，我正在考慮要不要託人去開刀房詢問進度；此時外子的病床被推出來了，我第一眼就看到二個巨大引流筒，但我內心反而平靜了。對比剛剛的不安，我感覺握到了主耶穌的手，安全了！

回到病房後，查詢了切片結果，外子嘴角上揚跟我說「不是惡性的」，我們都鬆了一口氣，趁著醫生還沒有來巡診的時候趕緊簡短禱告。兩週後病理報告出爐，奇蹟式的並非原先判定的「腫瘤」，只是一塊「藍三肉（閩南語）」，充其量就是一塊肺部多餘的組織罷了。保羅說，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，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，替我們禱告。的確是的，這段時間我只是重振信心禁食禱告，暗中察看的阿爸父回應了我，親自安慰我。

憐恤人的神曾說：「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，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。」2020年7月10日中午，我利用烤箱手作麵包時，異想天開地盛了一碗冰塊塞在烤盤下方，打算讓冰塊融化產生水氣增加麵包濕潤度。待烘焙完成後，我一時大意拖出烤盤，這碗經過250度烘烤的熱水，就這樣連同剛出爐的麵包、烤盤，全部一起從我的左側腰間滾下來。我不斷地大叫哈利路亞，大腦一度空白！因為疫情在家上網課的兒子馬上扶我到浴室沖水，但流出來的冷水經過太陽曝曬，溫度比我的體溫還高。沖水時我不停地大聲禱告，即使兒子衝到隔壁7-11，掃光冰櫃的瓶裝水來讓燙傷的皮膚降溫，仍舊只是杯水車薪。

一小時後我們去急診，雖然醫院近在咫尺，然而在高溫35度的大太陽底下，我舉步維艱，兒子飛快推來輪椅協助我前進。我只記得患處極端刺痛，感覺皮膚好像要融化了，一分一秒都無法忍耐，我忍著不哀號，心裡一直呼求主耶穌「幫我！」急診時，醫師告知這個面積6%的二度燙傷，可能需要植皮。回家之後，我的心思意念一直被羈絆，時刻都叮囑外子與兒子想到就要幫我禱告，不能懈怠，因為我極度不願意植皮。就這樣經過三週的時間，我從不能穿內褲、只能跛行，到恢復嬰兒般的膚觸、可以健步如飛。每日我感受著脫落的舊皮與新生的皮膚交錯更迭，感謝主耶穌牽著我，帶我走過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外體雖然毀壞，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。

鼎為煉銀，爐為煉金；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！2020年10月發現乳癌復發，轉移到腋下兩側淋巴及右胸。長輩和一些朋友聽到後都不解，明明這四年半來都保養得很好；然而誠如外子所說：「主耶穌的意思，沒有因為所以。」除了新增服用標靶藥，還切掉一小塊右側乳房組織，並進行放射線治療。照射後期，兩側腋下的皮膚嚴重灼傷，肌肉攣縮，凡照射過必不流下汗水，毛細孔都已經消失，手臂不能舉高也不能縮攏，一度只能採用大猩猩姿勢。偶爾吃藥會不舒服，治療的副作用也比過去更令人印象深刻，感覺這回的主恩嘗起來是苦的；但主耶穌說祂留下平安給我們，一路以來我不曾鬆脫祂的手，終於嘗到回甘的滋味，看到清晨的日光照亮坐在黑暗中的心，把我引到平安的路上。

還在處理乳癌復發的時候，2020年11月9日晚間，外子中風了。急診做了一系列的檢查後，建議外子的急性缺血性腦中風，要把握黃金三小時注射血栓溶解劑，同時必須留院觀察24小時。將近凌晨移到加護病房，我們三人在病房內簡短禱告後分二路解散。當晚雖然掛慮，但除了交託外別無他法。阿爸父保守了軟弱的我們，中風後幾乎沒有後遺症，只有神留給外子自己知道的些微影響，外人是看不出來的。然而主的恩典到這裡並不是最高潮。出血是注射血栓溶解劑最常見的副作用，因此對於有高出血風險的病患是禁用的。根據後續的追蹤，外子的急性缺血性腦中風，屬於中腦動脈血管剝離，正是用藥禁忌，打了之後很有可能再次剝離，導致更嚴重的腦梗塞。若不是靠著愛我們的主，這一切的事怎麼可能得勝有餘呢？

主耶穌說：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」自2016年3月11日起，我們全家決定一起在睡前同心禱告，這個約定一直延續到今日。主耶穌從未食言，總是有求必應，讓我們親身體驗主的恩典夠用，相信自己是活在四面環繞的慈愛中。我們的生活難免會碰到各種困難或壓力，請務必把主恩的滋味再次數算，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將諸般的喜樂、平安充滿你們的心，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。

願一切榮耀、權柄、尊貴歸給天上的真神，阿們。

